

基督教會是一個泡沫：從1998年北愛恐襲說到2015年聖貝納迪諾槍擊案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我經常聽到這樣的教導：不要只做一個星期天的基督徒，而是每天都要做基督徒。我同意，我們不應該只在週日浸潤在屬靈氣氛中，然後從週一到週六過一種好像沒有信仰的生活，反之，我們應該將主日的東西學以致用。但是，在星期日我們可以學到什麼，從而幫助自己成為一個天天的基督徒呢？

奧馬鎮爆炸案

蘇格蘭神學家約翰·斯溫頓（John Swinton）分享自己信仰轉折點的故事，這轉捩點發生某個星期六和星期日。1998年8月15日，愛爾蘭共和軍在北愛爾蘭奧馬鎮（Omagh）市中心引爆了一枚汽車炸彈，殺死了28人和傷了220人。當時斯溫頓的信仰受到重大衝擊，他想像受害者及其親人所承受的痛苦，他試想，如果自己在這次恐怖襲擊中失去了兒子或者女兒，他會有什麼感受呢？他質疑上帝在這次事件中的角色：「怎麼會這樣呢？神啊！你怎麼可以讓這種事發生！？這是神計劃的一部分嗎？」

翌日是星期天，斯溫頓前往當地教會崇拜，但所有這些問題仍然圍繞在他的腦海中，他想和其他上帝的子民在一起，他希望得到一些指導，從而處理自己的困惑和焦慮。然而，在整個主日崇拜中，竟然沒有片言隻字提及此次共和軍的恐怖襲擊。

斯溫頓說，他參加了這教會十幾年，但那個時候他才覺得他的教會有很嚴重的問題，似乎教會沒有能力處理這樣的悲劇，基督教群體不是去面對邪惡，而是當它不存在，在邪惡和苦難面前，教會仍然唱起歡快的歌聲，而不是與神感嘆。

聖貝納迪諾槍擊案

2015年12月2日，兩名兇手在美國加州聖貝納迪諾市（San Bernardino）使用半自動機槍殺害了14人和傷了21人，兇手賽義德·花綠（Syed Farook）和他的妻子塔芬·馬利克（Tashfeen Malik）是激進穆斯林，行兇前馬利克在臉書上發佈了一條消息，她宣誓效忠伊斯蘭國。幾十個家庭就此變成破碎，他們的人生將會永遠地改變了。恐襲發生的地點距離我居住的城市亞蘇撒（Azusa）只有40英里。我搖搖頭，對內子說：「恐怖主義已經來到門前，誰知道它何時會在亞蘇撒發生。」

這個星期天我照常參加教會，在整個崇拜過程中，沒有一個字提到聖貝納迪諾槍擊事件，在講道中沒有，在祈禱中沒有，在代禱事項中也沒有，好像這震驚整個社區的事件從

來沒有發生過，又或者這事件似乎與我們無關。事實上，我們必須要提問很多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問題。

福音派與共和黨

我不會問在這次悲劇中上帝在那裡，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。在我們問為什麼上帝沒有做任何事情去制止這次慘劇之前，我們必須先問自己：「為什麼我們自己什麼也不做？或者我們是否間接地在這罪上有份？」這兩個殺手有兩柄半自動突擊步槍和六千發子彈，所有這些武器都是合法購買的。毫不奇怪，當美國總統奧巴馬再次提出槍支管制時，共和黨人大肆地批評他。常見的反駁是：槍支管制法令到守法公民不能購買槍支，如果良好公民有槍，他們便可以保護自己。如果恐怖分子想發動攻擊，縱使有槍支管制法，他們仍然能從其它渠道得到的武器。

不錯，當恐怖分子決定要濫殺時，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得到武器。然而，為什麼要讓人這麼容易購買到半自動機槍和六千發子彈呢？為什麼不能讓他們難一點去買大殺傷性武器呢？如果他們只有一支手槍和二十發子彈，那麼其毀滅性會大幅減少。即使良好公民有手槍，他們能夠對抗手持AR-15的恐怖分子嗎？我們應該期待守法公民攜帶AR-15去上班或去購物商場來保護自己嗎？福克斯新聞網（Fox News）一位節目主持人說，使用手槍也可以制服使用機槍的兇手，他可以趁殺手重裝子彈時反擊。我建議做這個實驗：給該主持人一支手槍，給另一人一柄半自動機槍，讓他們駁火，然後看看誰會蒙主寵召。

第二修訂案和大清律例

在這次總統競選中，共和黨候選人本卡森醫生（Dr. Ben Carson）高調地宣揚自己的基督教信仰，但他說：「讓我絕對清楚地表明，我非常支持第二修訂案，我不會讓任何人奪去我們擁有槍械的權利。」美國憲法的第二修訂案於1791年通過，它保障美國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。1791年是什麼時候呢？這是乾隆五十六年。如果今天有中國人堅持要保留兩百年前的大清律例，你會說他是食古不化。還有，二戰後許多國家都採納了美式的政制和文化，但至今沒有一個國家效法美國寬鬆的槍支法。更重要的是，作為一個基督教福音派信徒，本卡森強調愛和寬恕，但我看不出建立一個每人都有槍的軍事化社會，怎麼可以與福音派神學協調。許多福音派人仕都因著反對同性婚姻而支持共和黨，然而，我們應否重新審視福音派和共和黨之間的關係呢？

看CNN會受益更多

在我們追問上帝對不義的事情做了什麼之前，我們應該先問問自己：「基督教能否以希望和愛去對抗仇恨的瘟疫呢？」有線新聞網絡（CNN）評論員法瑞德（Fareed Zakaria）廣泛地分析了全球的恐怖主義，他指出，許多恐怖分子只有一個沒有盼望的人生，因此他們極容易趨向於激進。他問道：「我們如何給這些絕望的人一個希望呢？我們如何能夠幫助他們擁抱生命，而不是死亡呢？我們如何能夠幫助他們去愛，而不是仇恨呢？」老實說，如果這個星期天早上我留在家裡看CNN，我可能會受益更多。

很多時候，基督教會是一個泡沫，在星期日我們把自己困在泡沫中，把自己從現實世界中的痛苦和問題孤立起來，這樣一來，我們真的成為了週日基督徒。

12.6.2015